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二二

化園書館

Wa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九十八

祝文

導善觀人日祈雨

踰時不雨深憂冬道其冬之傷靡神弗宗尚缺祈年之望
循愆陽之示異繫謬攻之弊中新年換故年涉春已
又元日至人日常煥有加方茲領事之初惕若求芻
之託亟修圭薦仰中宮崇伏望興雨其澤大慰來庭
之望多稼碩用資茲歲之勤

焚黃生先墓文

嗚呼子不夫不逮事敬父母亦惟衣履敬父事以無敢
失隊歲已未猥以薄技濫齒甲設龍飛恩視進士

第一人璣東京秩越四年癸亥以國子正造朝明年
為武學博士又明年召試賓館六月以實歷奏前學
官減年遂得陞朝人明年九月 上祀明堂同休諸
臣某時由校書郎出守漢嘉既陞辭猶以官在得贈
考承事郎此孺人今年始克還墓下以命妻之副告
吁何及矣弗可贖也矣不學末令豈其自致實際我
先世克續我家遺我後人休其不肖嗣特蒙積行之
成以不隕其世以美生而致之於我考妣焉耳矣雖然
亦尚有可勉者體受敬身以期無忝以庶幾顯揚萬
一以對揚天子之寵靈則今其未死苟斯悛斯圖惟
酬斯惟神之慶斯

焚黃告楊孺人墓文

嗚呼君棄予而死今五年矣而墓之木樵樵其陰君
死之年之冬余造朝明年甲子九月二十六日女璧
海亦不幸以病死于臨安之官舍矣恍昔權之猶夢
慨嚮像之滋邈弗可追也矣又明年六月余始以實
歷奏學官減年得陞朝又明年九月上祀明堂敷祭
澤余時校書郎出守漢嘉已陞辭猶以官簿得贈考
妣君亦得婦人初品封今年始克還墓下執命書見
副以告吁穀不受祿死而飾壤何嗟及矣尚其有知
以服天子之休命

祭先墓文

某治郡立狀誤叨恩除司臬東梓豈昂審朝廷待報
解郡會憲漕空官制司速令上事遂於前月之晦上
眉山印綬消十月之望祗服司存敢具所以忝竊告
謝于祠下靜惟庸虛若存更中外茂然報效亦既荷免
今委寄可日劇儀儀平未知所以將厚望稱隆指者惟
神尚陰相之母俾瘵敗而作神羞

代鄉人祭周孔祝文

古之士未嘗無求也而求其有益於得未嘗不欲仕
也而仕惡不由其道於鑠皇家尚倣周制三歲大比
興其賢能承學之士服先聖之訓有年矣于求于仕
未之能志而無益於得不由其道則所不敢用修明

薦以自歸於斯文之宗惟王尚終相之沆用有濟

梓潼廟祝文

某邛之鄙人也早緣末技濫齒峻甲佐西川節度府
召官學省賜對禁林愚黷淺中輕沮邊議以取忤時
好達山未幾力陳詭郡冀便將親一遠闕廷八移歲
瑄三辭聘召再玷便麾推本所天已不待養尚冀有
以慰母心也而繆政致異郡人遊觀死傷橫道遂使
素嘗愠嫉者得以甘心焉尚賴寬恩僅從鑄免曾未
半載即察前誣亟頒祠廩繼還舊秩復畀左符成命
初頒申詔趣上厥惟泰冒冥惟我有神是嘏是祐敢
不知自而郡大人微未知所以稱隆指者惟神聰明

正直永奠西土祝釐穰泠咸克顯享是用圭薦以希
靈右匪釐敢祝惟泠寔穰和鑒之哉

先聖祝文

某已試罔功固分久棄敢圖誤東界守江鄉成命初
頒申詔趣上以未信之學冒承劇寄敗車傷錦廬年
未知攸免獨惟敬信節愛聖有明訓敢不夙夜究圖

以期無負惟聖寔鑒之

三蘇云獨惟一翁二季流風未泯高山景行敢不夙夜敬

共以期無懼神尚鑒之

載英堂釋菜文

維士大夫郡遠有自來爰既國朝風烈彌邵奠祀于
學厥存彝章而象設渙然碩瞻罔一迺稽史牒郡乘

家言室于東廟列繪惟肖翼翼其序後先以時茲考
厥成敬用會菜告于先聖先師神保如在是饗食是皇
啓佑後知其永無斁

謁蘇文公祠祝文

眉號士大夫郡 聖天子不以某不肖奠守茲土其
在境內凡百辟御士有益於民者夙夜承祀無忒矧
惟山川炳靈世載蘇氏一翁二季先後相望文章事
業在大史氏之典策今居郡滿歲顧歲時奉嘗闕然
弗講殆非所以厲賢崇化律我有民也用修圭薦展
于宰下以內翰太師文忠公黃門文定公從祀既齊
既稷神保攸歆敢不永與多士承繹斯文以毋志德

祈晴

積陰為沴每深害稼之憂下民其咨尚缺祈年之願
原乖氣之致異駁繆政之爽中方茲領事之初惕若
求芻之託亟修圭薦仰致宗祈伏望帝靈居歆神聽
來假杲杲出日式蠲常雨之愆厭厭其苗俯慰大田
之望

謝晴 十月六日

曠曠其陰久缺大田之望杲杲出日為蠲常雨之愆
既臬既堅是刈是穫錫之多稼既荷神靈貽我來甡
敢徵終惠

祈雨 二月二十八日

春膏動陸期首種之向榮常燠爽中尚貽甦之缺望
既非下民之罪亦豈上帝之心惟守吏之弗虔乃愆
陽之示譴敢修圭薦仰冀惠靈伏望興雨其濛悉慰
大田之望多稼且碩用資終歲之勤

社稷及諸廟祈雨

維莫之春常暘為洽時雨久曠土膏弗滋若吏之弗
虔政有關繆以干陰陽之和則罰止厥躬元元何辜
罹此苗曠敢修明薦以冀惠靈寧黨賴神休皇帝嘉澤
俾物無疵孺甦變以登則由吏若民咸永有嘉賴

謝雨

歷罰常暘慄農疇之告瘁以祈甘雨冀雲漢之雨惠寧

果蒙顧諟之仁亟霽涵濡之澤錫之多稼貽我來甦
物無疵癘之憂民有豐穰之望用伸報謝仍露懇祈
惟靈造之臨觀悼民生之不易念一人耕而百人食
振古如茲使十日雨而五日風自今以始終承嘉惠
沆用康年

寺觀祈雨

南訛紀候斯稽事之向榮旱魃為苗慄農疇之告瘁
既非下民之罪亦豈上帝之心惟吏守之弗虔乃常
暘之示譴敢修圭薦仰冀東寧伏望興雨其濛悉慰
大田之槁多稼且碩用資終歲之勤

祭先墓文

某不學不令徒賴世積之休猥繇薄技濫齒儒科自
癸亥造朝遂不獲躬汗掃于松楸夙夜廩廩惟祭祀
之之供是懼最後遷校書郎丐守漢嘉以歸清朝東
遵惟欲爾從中遭叛亂逝公往復逮今年六月始獲
善還舍里越三月始展墓下之拜而致壤奠焉明日
則執黃於父母妻之塋自顧公庶繄誰云致實惟我
先世克績我家遺我後人休其不肖嗣特蒙積行之
成以不隊厥世焉耳矣雖然尚有可勉者體受敬身
以期無忝以庶幾顯揚萬一則今其未死兢斯惕斯
惟神實保佑之

謁趙衛公雄祝文

於皇阜陵游精太平首撰大吏言授國成英英衛公
命世篤生立談寤主迪簡在廷典司百工身修庶明
邦采去亮王心曾寧淳熙之治于今耿光爰考敷歷
昉于涪濱迨還宰轅復抗守旌流風善政蔚其猶存
我生乳後雖忝戚姻不及於公前授後承今以王命
恪共明刑維棠有芟維公所營曷是用往拜暘言風聲
神其來娛監于克誠

寺觀祈雪

朋陽起陸正宿麥之方興常燠爽中顧祈年之敢後
矧惟蜀左介在山丘土雖廣而民稀地旣磽而功倍
方冬不雪嗣歲之憂且陰陽之久愆將疾厲之弗戒

用修圭薦庶底惠寧惟其上天同雲式霈愛分歲之澤
大田多稼少寬閔閔之憂

告射洪廟文

惟圭嘉師厥有常性道遠民散刑章早以滋得情則矜
閱實其番矧惟其惟反惟內惟來罔黜乃心將有不
辜于教惟王吉士則又異于民無待而與無產而固
今利祿之誘胡亦不然于澤要爵已喪所貴其甚至詭
遇貪獲謂人不知其將誰欺帝實臨之其根陳時泉
受圭嘉師郵罰麗事既罔攸忽會攝將漕為王吉士
謬職選舉有邦攸謹曰教與刑茲惟何人敢共二事
若曰使民以不寃士罔佚遺則單見謏聞所不敢必

惟自靖自獻謹所不睹懼所不聞則昊天且臨實鑒
猷念神亦左右照知厥心尚以是自勉惟神沆保右
之

改除潼川運判辭廟祝文

某頃被誤旨嘗以司臬兼攝漕引才謝能薄不堪共
二乃叨申命即俾為真廩卒未知攸濟既即憲治亟
祗成命將以詰朝往尤厥司惟神照知罔有遐邇尚
終相之

社稷壇謝晴文

間者常陰為沴害我粢盛于社于方祈求孔力惟神
鑒謬克庶于人勞析重陰顯行麗日既請多稼爰啓

來牟織婦耕男居民行商忻忻術術成荷神况吏實
亡狀神罔恫怨不惠之罰而俾蒙成敢率厥僚肅恭
以謝惟神實保右之

射洪縣截江告射洪神文

射洪瀕江為縣比歲水失故道山崖屢崩官室民廬壓
覆是懼徙避無所其自春徂秋三過其上躬為相攸
念非疏鑿故道以順水性過截新流以除永患則歲
一興築抗民之精而患固自若也民懼昏墊莫有固
志殆猶行邁靡所止戾今不知援而止之是已溺之
也於是物土慮材屬役賦丈遴故事之吏以督工作
合一府之斥幣以給丁庸隨山濬川使故道既通然

後架鈞捷石以擇新流或謂其迂或晒其愚亦惟拯
民是問消功殫賄不逞恤也吉日丁亥尤事云始惟
我有神奠祀茲土敢用圭薦以正事期惟神右之俾
勿壞

春祈祝文

載芟載柞首重春祈敢迺登章式陳明薦儻賴神况
五風十雨靡有愆矣俾物無疵穰年穀順成則嘉與
千畝之民敢忘昭報惟神沈保右之

社稷壇祈雨

自冬徂春雨暘燠寒咸罔不時土膏用滋首種既入
乃旬有四日陽驕肆梗以害于垂成人情皇古皇靡所

馮依職事之愆民則何罪惟邦有社實司我民是用
敬共以祈甘澤沛然來下咸俾昭蘇儻稽事濟登物
無疵癘則若民若吏祗荷休德其永永無斁

社稷壇謝雨

頃以常暘爲沴稽事告傷于社于方以祈甘雨滂沱
來下物意昭蘇吏貴以寬人情胥悅敢帥寮吏敬謝
神貺惟神尚終相之

祭江神文

維郡瀕江地居下濕常陰未解江水橫流民墜塗泥
罔知收舍吏則有罪民其何辜維我有神實宅茲土
渴絕汎濫劃剝重陰使民猶莫居吏逃曠責則荷神

之賜寧有弭忘

又

間以水次淫禱于明神神保居歆江流湍返降止宅土
甫奠厥居乃甲申之夕漲潦暴至厥明乙酉黝雲如
屯白日霹靂暄雨旦晨夜江溢常流民情皇皇宵寤晝
訛惟懼墊溺之復不免也吏實亡狀神惠之罰則止
厥躬元元何辜大命近止敢以柔毛剛鬣制幣量齊
申寓禱祈儻水平其壑民得乎土而居則所不與邦
人德神之惠者有如大江

祭周孔文

竊惟成周令典造士以詩書禮樂興賢以德行道藝

而吾先聖先師之訓亦以溫良恭儉為求以見聞言
行為祿以仁義忠信為爵諸生服是明訓亦既有年
應聘云初敢述所聞以自歸於斯文之宗惟神尚終
相之

代鄉人告靈應神文

昔先王肅恭明神教民昭事祈報以無忘本始雖坊
農表畷之蜡門行戶甕之享伯侯祖壽縣之靈聖有德于
民則無不宗也矧惟大神今德孝恭奠祀坤倪士之
德爵神實司之應聘云初敢用祗適舊典必祀于我
有神尚無忘本始之薦庶綏靈顧襲于休祥

代鄉人祭靈應廟文

維我有神世篤忠孝承寧帝命陰騭斯文維我有士
追適本始寅念于祀罔或不虔矧茲靈辰揆度云始
敢修祀物祗薦精純尚其來娛崇降多福

靈惠廟祈雨

維莫之春嘉生動陸雖時雨之數下尚土膏之弗滋
人情嗷嗷靡所底告敢用牲醴以告于我有神庶幾
顧歆大霑嘉澤終惠必多穰沆成康年則荷神之休曷
維其已

天慶觀祈雨

三陽動陸正宿麥之方興一雨愆期懼土膏之未奮
矧惟蜀左介在山椒地廣而民稀田疏而功倍冬深

未雪歲首尚暘又念陰陽之或乖亦將疾癘之不免
用修圭薦亟控宗祈惟冀霽潤澤於羣生散之靈寀
變札瘥為和氣龍于休祥

社稷壇祈雨

其自祗厥官荷神之休雨澤游至首種既入乃夾辰
之間陽驕弗戢以害于垂成人情皇皇易喜為憂靡
所馮依職吏之愆民則何罪惟邦有社實司我民是
用敬共以祈終惠儻沛然下雨咸俾昭蘇穡事濟登
物無疵癘則若民若吏祗荷神保其永永無斃謹以
制幣清酌脯醢明薦于社神稷神社神以后土勾龍
氏稷神以后稷氏配神作主

靈惠廟生辰祝文

我有民人我神祐之我有田疇我神雨之時禋歲祀
我儀主之誕彌厥且我民赴之享有舊典我儀舉之
無腴具脩神母吐之

靈應廟神父生日祭文

維我有神世篤忠孝是生哲嗣陰隲斯文惟我有士
追遁本始寅念于祀罔或不虔維仲之春揆度云始
敢修祀物祗薦精禋尚其來娛此我有士時厥純嘏
龍享于休祥

祭靈應神文

惟王生為正人沒為明神生則令德純孝垂世範俗

沒而備物之享馳于其親二月中吉維聖考揆度之
辰郡有彝典酌醴薦純惟正其歆之苾我有士福我
有民

再祈雨

農有三時而東作實爲首種凡資糧穀鑄實取具焉
而方春愆陽室我稽事于方于社若旣應祈乃旬日
以來復有曠瘠之慮惟我神保奠祀茲土出雲爲雨
以惠我民則於神是望敢敬共以告尚克顧享

社稷壇再禱雨

春日愆陽農疇告瘵吏則有罪民其何辜惟我有神
憫茲下地敷遺甘雨以綏來甦則民業用安吏瘵少

這神亦未有依鳴乎尚鑒之哉

聖湫文

某自祗厥官既四閱月天久不雨以害我穡事雖然
豈誠不雨者殆杯水車薪不足以勝爾今浸迫南譌
秀麥被野又五日不雨蔣麥且槁死種種之種蔣不
入土饑饉將至疾癘乘之嗚乎神之空我師乃至此
也守之庸虛自底不類則自蓄于厥躬不才其躬于
其無辜之氓神之降罔是為爽忒且神之馮依而人
所輸向也亦惟侯禳禱神人交賴焉耳守率僚吏若
士民有事于神亦既累日而神如不聞立而視民之
死而不恤也然則民安所復望也謹以元湫投之江

流神其有知奮張馮怒速出雲爲風雨則尚有以章
神之心惠終我師守雖無狀寧忘報塞

撓湫文

守遣僚吏有事于神神卧而不我聽也然則民安所
復望也挾比躬詣湫潭椎金伐鼓以請神庶幾改之

東嶽生辰祝文

清寧奠位五嶽方峙維東曰岱帝實主之初度嘉名
相傳自昔舊儀肅穆罔敢不虔惟今春暘過亢膏澤
未洽麥不堅好稻種不入帝閔下地儻出雲爲雨以
澤四境使百穀登阜民用委安則吏瘞其少追敢併
以請

進士題名大成殿舍菜文

某學未能信冒承民社之託圖所以崇化善俗者惟
教學明倫簡修旌淑所不敢後昔歲大比邑士王辰
應等八人以經明行修爲天子使入治其民今將服
厥采敢適舊典用會萌之禮于我先聖退而書名于
泮亦不忘德且俾承學之士有觀焉

明堂後祀百神文

於鑠皇家哀祀廟室旣竣釐事矣滄惠術眷我有神
輔天福民申嚴報祀命吏薦陳吏敢不共王之休命
重惟愆陽奪我冬令凍閉不密雷出非時敢併以告
神其來娛導迎時和推廣德意雨我大田以開嗣歲

社稷諸廟禱雨

自冬愆陽雨雪未應于方于社靡神不舉神不我谷而屯其膏神其聰明則降罰于吏躬毋使我民飢而死也敢率僚吏躋躬俟命神鑒之哉

周程三先生賜謚舍菜祝文

嗚呼大道湮阨千五百年人安於時君之化士習於世儒之言清虛即明理之極詞華即間代之賢富貴即稽古之力功利即用世之權大哉人手成位兩間蓋鬼神之神會而五行之端天命我作天明我先人之大也氣命於德則日星山川事感於證則雨暘燠寒天且不違而過其躬者乃若是之顛顛微吾周子首

發其祕二程張子親得其傳知幾於屈信動靜之感
觀生於性命理氣之源明一本以示人則亦惡睹夫
我生之全奉常易三子之名曰純曰正而首以元雖
出於一介外臣之請而人不咎其僭且專信道之將
行而文之未喪在天非人力之能爾乃是心之同然
敢繪德容于學東備併以命書之三勒于牲石之前
無腆幣醴告神揭虔明中子之謚則嗣有請焉嗚呼
凡我受學之士疇敢不祗治理所關

告先墓文

紹定五年

某猥由愚戇自速罪辜偶被誤恩放歸田里盡還職
秩申畀真祠脫命讒波挺身寇燄十年于外一日生

還職是僥踰繫神之苙敢共酒幣悉帥妻孥展墓告
衷神其歆止

告揚宜人墓文

嘉泰三年夏君以疾卒是年秋卜何村之癸山以葬
今三十年矣而陰陽者家流多言其不利幽冥雖異
情則一致竊計九原有知亦不能即安于此土也用
改卜茅林先墓之側得乾山之原爰以今辰啓壙舉
柩徙於新兆之廬越七日甲申即窆之謹以清酌庶羞
陳于墓前

社稷壇祈雨

劔之南東土磽田下十日不雨四民嗷嗷矧時朱熹

陽沴弗戢職吏為謹繫民何辜民生所資于社于稷
謹率僚吏敢共幣辭神其來娛雨我多稼瞻仰以俟
降假是期

諸廟禱雨

劍之南東土確田下十日不雨四民替替矧時朱明
陽沴弗戢職吏為謹繫民何辜惟我有神廟食茲土
匪道吏譴亦為神羞神其來娛雨我多稼永與民吏
荷神之休

再祈雨社稷壇

比以亢旱謁于神保神弗我顧驕陽如愆耕耨失時
大命攸繫敢再用幣以祈以禳神其哀恫益之靈麻灑

雨我多稼神不民恤將率具僚敬共夙宵得請乃已

社稷諸廟祈晴

比以積潦霖圯于水龍見戒事茲維其時乃以常陽
害我後事神尚陰相剗剗重陰俾克勸功迄底成績
荷神之賜寧有爾忘

春祀祝文

維莫之春農功載新厥有彝章祈享有神神聽來娛
顧享茲芬庶幾鱣魚夢我牧人

過資州展外舅提刑楊大夫墓祝文

龍集闡茂造公之居其在涪灘別公之祛公不憖留
荆江之墟欲逆公喪乘使者車欲覩公夢攝郡守符

厥三十年被命守瀘上印趨召道公鄉閭始以漬絮
傳于生芻借我婦子見吾舅姑嗚呼公乎其有知夫
尚輔吾志如平生與

赴 召辭先墓及諸廟祝文

上親攬萬機凡為權臣所嫉者以次召還其甚誤在選
中辭不獲命神靈陰相職是僥踰將簡元辰往趨嚴
詔不負所學是報神麻

焚黃告先墓文

上踐阼之歲某自在下吏外事官之貳未幾以言事
得罪贈祿之命凡十餘年不敢以請比歲生還起家
為吏會宗祀明堂先考妣以恩外四品官明年改元

親政被命造朝將簡元辰往趨嚴詔始得以命書被
諸樂石以其貳焚于墓神其有知歆此休命尚幾終
相母為神羞

禡祭祝文

古者師行必有禡祭鄭氏謂是祭也禱氣勢之增倍
蠢兹大羊敢犯王略天子震怒爰命仗鉞專征董師
七路謹用牲以告于神惟神典司五兵具在載籍其
佑我王國相我我昭黨賴神休肅清天步匪惟受任
之臣得以復命于夫子將社稷生靈實嘉賴之

池州祭文孝廟文

惟神以禦苗捍患秩在祀典蠢萌彼狂獘自于夫誅受

我亂民整居王略天子震怒以一介臣為八州督恪
共武服師次池陽神其相我戎昭殄彼羣醜肅清天
步以赫神之靈

祭富池廟祝文

惟神以捍患禦災秩在祀典蠢彼狂獫自干夫誅受
我亂民虔劉疆圉天子震怒以一介臣為八州督東
至于海西接固陵北盡漢淮南暨湘淦古南切又古
暗切縣名也
力小任重未知攸濟神其相我武服殄彼羣醜妥安
天步以赫神之靈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九十八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九十九

醮詞

遷居設淨字醮詞文

降原陟巘挾江山千古之藏慮材鴻庸營風雨一枝
之託自景園而在役逮旬歲而考成苟美苟完爰居
爰處肆重修於淨供將布露於虔祈伏念某人徵地
寒質薄材朽不揆繩樞之子謾營環堵之宮非徒更
爽塏而惡置鑿鑿謂仔室神之無所然畚築未時而禁
忌多觸土木大盛而涼薄弗勝伏望赦爾積愆錫之
多福敢謂美哉而其誰有此庶幾與然而聚族於斯
子孫衆多叶斯干之占夢親明輯睦希伐木之求仁

文昌醮啓壇詞

順詩書禮樂以造古晉粗知四術之崇致德行道藝
而興賢今復際三年之比茲惟多士各迪乃心思皇
盛且之逢期就季春之聘然念道之將行有命文之
未喪在天用穆卜於靈辰將協陳於圭薦仙科考式
具繕寶牘之文秘館延真恭摺懸旂之馭庶蒙鑒諒
嗣致宗祈

青詞

天爵修而人爵從固無逃於義命人道邈而天道遠
尚有瀆於高明中謝伏念其等生長寒鄉迂踈未
學少承父師之訓勉服聖賢之書念食求飽居求安

學將不固而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故惟藏器以
待時不肯枉道而從彼或託情於文賦或肆力於聖
經人欲幼而學壯而行之辰何來之遲去之速也撫
歲陰之遒邁恍科詔之郵傳重念邑雖介於窮陬士
荐登於峻甲文風浸廣儒習用修益惟根本之趨咸
取浮華之尚油油然日改而月化駸駸乎家詩而戶
書身濟登效惟卑於爾用啓無厭之欲敢徵終惠之
私伏願帝靈居歆神聽來假因彼嚮趨之正示之勸
慕之方棫樸芄芄共赴作人之治榛樛濟濟無熱干
祿之詩

散壇

開

企清虛之鴻覆既幸博臨陳固陋之蕪辭不嫌屢瀆
載惟爲已之學初豈求人之知惟窮則獨善其身而
仕將以行其義茲因大比庸激懦衷咸造在廷願終
有請伏冀作興多士式穀斯文鄉禮禮賓秀者造者
俊者功懋懋賞官之爵之祿之疇報洪恩誓最堅素守

祈雨醮詞

春膏動陸期首種之向榮常燠爽中尚貽澍之觧望
既非下民之罪亦豈上帝之心惟守吏之弗虔乃愆
陽之示譴敢修圭薦仰冀惠臨伏望通雨其濛垂慰
大田之望多稼且碩用資終歲之勤

祈雨醮詞

厥罰常賜已迫晏陰之候靡神不舉未蒙嘉澤之滋
繫糶政之積愆頤丞民之何罪瞻仰以請怵惕靡皇
伏願靈監博臨純忱守徹念國無六年之苦苗曰及忌初
惟林死於須臾使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尚可更生於
田里望雪待命以刻為年

再設九龍醮詞

時澤昭蘇僅徧的的之原隰陽驕賜梗又蔽焉滌滌之
山川民易喜而為憂物向榮而俄悴寔繫系政事之謬
以戾陰陽之和斯民何辜大命近止敢復瀆天為懇薦
以荐控於宗祈靈賴帝臨不崇朝而徧雨尚令田畯
乃力穡以有秋震懼庶登瞻仰以俟

設天一碧玉醮登壇詞

浹辰不雨烈日如慘莫高匪天洋洋乎在其上何為
使我皇皇然憫其苗匪帝意之云憎顧民生其何罪
歌惟壯故寔召常賜用穆下於靈辰將控祈於甘澤
發茲采芣琅函之祕以消被靜壇望紫微碧玉之宮肅建
列馭庶蒙鑒諷詞致宗祈

青詞

閔閔農夫嘆其獲矣皇皇帝欲必從之敢瀆會高明
苾苾懇款中謝伏願臣所領偏郡雖名江鄉然灌溉
之利不及二二三而磽确之田蓋幾八九地磽功倍土
狹民稠使十日雨而五日風截然有序則一人耕而

人食僅可無飢脫不幸而稍愆將莫知於攸屆矧日
在北至時惟南訛方驚滌滌之山川莫惠昉昉之原
隰雖滂沱之數下猶霑足之未聞豈且時政之爽中有
以召災抑字民之失職至於無告孽由自作寧止吏
躬民是何辜俾罹旱暵惟天心之陰隲悼民力之長
勤敢冀惠寧以銷大戾且國無六年之蓄日急矧惟
株死於須臾使雨自三日以往為霖猶可更生於田
里情之所迫言莫能殫

元設安寧軍府醮詞

斗正孟陽方萬寶壽同樂之始月盈三五為羣靈祿善
之辰敢揆髦髦之愚仰瀆高高之聽中謝伏念臣誤

將使指寔治寧以屬守吏之空官揆舜章而攝事垂
榮三緇懼綿薄之弗任也謂九關肆齋明而有禱伏
幾靈娛來假神監博臨三光全而寒暑平長無苗害
五穀熟而民人育况用康平

叔母有疾報恩觀設醮

小人有母正喜懼之交懷太是積陽俄晦明之于裕
浸迫晏陰之候未遑勿藥之功匪天降灾繫人召禍
使不臧之惟子則自戾于厥躬何辜于親乃并是咎
用謹齋明之薦亟仰請禱之私仰惟皇上帝之有仁
閱今此下民之無告近續乃命庶圖効報於母慈寬
綽厥心罔俾興嗟於季役由衷之惻得請是期

再為叔母有禱

七十之親今不幸而有疾再三之瀆寧自灾于厥躬
乃至累旬未有起色日月逾邁而不任瞑眩之藥血
氣既衰而莫敵晦明之淫豈上帝之云憎致下民之
孔痲是用申述醮陳之事游希晚鑿誕之仁使攻之達
之即奏良醫巫之伎則老者少者誓言酬鴻覆之私黨不
踐於斯言將有詞于再罰

為叔母設追薦醮

靈泉兄名

靡依匪母未醮顧復之恩何辜于天後啟膏肓之夢
未旋臯復沉棄餘齡藐然諸孤尚忍一死蓋以未說
喪車之輶莫寒空殞殄之帷既跣護以來歸若充窮而

無措每思其居處而思其笑語如聞乎歎息而聞乎
容聲儼精爽之猶存徒攀號而何及爰謹醮陳之事
仰希鑒諒之仁棘心天天既莫効劬勞之報長夜漫
漫冀速超冥漠之魂

又九隴兄名

無父何恃無母何怙悵未報於劬勞請地蓋厚謂天
蓋高曾靡容於跼蹐敢循道式格薦枕辭伏念姓某
等自斬焉襄絰以來已十閱星霜之變尚以北諉之
奉少酬南棘之恩夫何纏陟屺之悲又弗竟循陔之
養嘆綵服綉衣之如夢奉蒲裳葦屋以來歸居處之
思攀號欲絕而長兄某自聞喪於它邑亦從母於九

原嘆凶會之若斯雖幸生而何益惟秘洞啓超昇之
式而列真惟誠意之孚是用醮陳爲慈闈而有請庶
蒙右饗脫罪錄以紀生誓畢餘齡勉酬洪造

先叔母卒哭醮詞

三月皇皇忘母之不見中心養養過時而未忘雖云
禮制之中當卒且晡之哭然而集遐憂其未慙感知
氣之如新用陳醮祭之儀少寓劬勞之報曼曼長夜
深嗟體魄之何之明明上天尚冀超昇之有所

叔母葬事訖醮啓壇詞

日月有時方纏哀於陟屺須臾無死尚綴息以號旻
言念諸孤自惟大故亦旣痛深而創鉅然猶禍博而

豐仍冢嗣承宗僅及黃泉之見季蘭尸祭不勝繆姪
之喪蓋在子若孫各喪其親雖扣地號天無詞于罰
縱圖生而何益欲即沒而未能既得卜於嘉平將致
嚴於厚夜粵稽道式夙開濟度之門敢即殊庭恪具
齊明之薦醮陳伊始昭假是期

青詞

棘心天天未罄劬勞之報喪事縱縱勉趨窀穸之期
尚於枕函之餘敢控籲天之請中謝伏念臣某等無
父何怙有母尸獲養夙夜敬共粗竭循陔之養晦明襲
逆遽罹嗟嗟至之凶謂酷罰之云深奚餘殃之未殄幼
婦卒於護喪之日冢子殂於聞赴之餘豈但一歲之

間而有喪者二焉所謂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姑
延眎息以奉葬虞既習卜於靈辰將啓帷於殯作維
皇上帝繫誰云憎今此下民亦孔之侮敬循道範冒
貢忱辭伏冀悔禍之延于誠克饗母前子後俱承超
度之恩婦婉姑慈咸遂逍遙之樂更推餘澤溥及含
情

散壇

掩再世之喪忍見蟲豸之冢室望九關之邃不勝
繭之言容既景馭之博臨鑒金精衷之昭事敢徼終
惠沆濟逝魂冀未先朝露之晞姑逃不孝脫遂及黃
泉之見亦求有詞

代鄉人設文昌醮啓壇詞 立春前三日

時正孟陬於四時而首序日臨上泱屬三日之先春
亶惟泰長之初光啟景彙征之北思皇多士咸造在庭
仰瞻九則之崇各厲四方之志文昌六宮之次儼司
祿之騰輝太微五帝之庭炯進賢之在望醮陳伊始
降假是期

青詞

進有道得有命雖古訓之莫踰幼而學壯而行乃人
情之甚欲茲因大比咸激懦衷敢輸髦羽之愚仰瀆
高高之聽竊念臣等或青壇之冷裔或白屋之寒儒
剗心於經術之閔深游思於詞章之麗則憚歲時之

惛邁尚衡泌之棲遲寧敢怨尤但知循省謂天之予
人有出於語言之外士之爲學豈於乎口耳之間故
爵從於仁義忠信之修而祿在於疑殆悔尤之謹鄉
老三年之比致德行道藝以興賢樂止四術之崇順
詩書禮樂以造士是匪浮詞之尚允惟實踐之稽况
稟五行之秀而命曰人習先聖之術而謂之士將以
紀天彝而扶民極康時否而濟世屯重任者茲匪才
罔畀一念及此中夜以興莫知啓處之遑寧但冀恢
踈之垂宥儻棄瑕而錄善獲効明時誓改性以修來
終酬大道

散壇

用

天威咫尺庶或享誠童瀆再三尚茲漚懇念世道晦
明之靡定實人才消長之相關維今戎索尚騷師干
弗戢賦輿無執童農扈告窮茲惟時事之多艱未真
心之欲治旌鬱遐憂其如結欲然嘿而不能惟冀有赫
監觀無疆申錫惠綏黎獻長開泰內之祥陰陽下民
永覲乾明之化斯文未泯善類有依

三台山禱雨醮啟壇詞

決辰不雨烈日如熏莫高匪天洋洋乎在其上何爲
使我皇皇然憫其苗匪帝意之云憎顧民生而何罪
厥惟批政是召常暘用穆下於靈辰將禱求於甘澤
衣冠戒旦陳三洞之仙科樓殿切雲入九關之列馭

庶蒙鑒諷嗣致宗祈

青詞

閔閔農夫嘆其瘼矣皇皇后帝欲必從之敢瀆高明
荐伸懇款中謝伏念臣所領郡古稱要藩然土狹而
民貧地磽而功倍矧自比歲疲於餉邊茲民囂訟以
受賕汙吏並緣而為市方當事變深來之日已有本
根先撥之虞使十日雨而五日風誠無災害則一人
耕而千人食猶慮飢寒設不幸而稍愆將未知於彼
屆用修精禱亟冀惠寧儻荷帝臨大沛雨雲之施庶
幾民免少紓旦夕之憂

散壇

山密宇迫仰瞻咫尺之天威事迫詞危敢冒再三之
董瀆惟今師干弗戢戎索尚騷農扈既窮賦輿無藝
厥十有一月東啓融風之異迨一百五日北垂大星
之妖惕茲灾變之薦臻邈矣穹蒼之難問懋靈遐其
未愍欲終嘿而不能惟幾垂有赫之監觀中無疆之
容保自今後日三光全而寒暑平俾我周邦五穀熟
而民人育庶存常產永殄兵端

保和觀禳火祈雨醮詞

舊榆旣改正出火於當辰新穀將升尤作雲之在望
雖夙祈之數應然沍氣之未銷敢憑醮祭之儀併露
禳祈之悃伏冀融風戢燎奠民業於安安膏雨澤枯

濟田苗於秀實人心以固吏責少寬

設五雷醮啟壇詞

旱氣蘊隆芒芒然閔苗之不長憂心隕穫俛俛乎終
夜之有求維皇上帝繫維誰云憎今此下民亦孔之瘁
尚冀感通之萬一復殫祈請之再三雖以陰及陰以
陽召陽實人心之所感然曰暘而暘曰雨而雨惟天
意之密我戴日望霓以刻為歲

青詞

民亦勞止矧堪一穀之不登天維顯思忍使餘黎之
俱燼莫遑寧息敢用瀆陳中謝伏念臣自服攸司克
恭乃事當鴻鴈劬勞之相定受牛羊芻牧之爰求力

所得為心焉既竭然而闕冬時而不雪迨春日之愆
賜肅共明神奔奏羣望亦粗殫於獻慮曾莫惠於我
師使刑政之爽中華由已作則宮女憂之降罔罰止吏
躬斯民何辜大命近止寧官類煩之譴以希鑒設之
仁敢幾鼓以雷霆散札瘥為和氣奮雷之風雨轉饑饉
而豐年既少固於民心抑共扶於國步

散壇

豈無膏雨殆十暴而一寒亦有來年徒寸進而尺退
炎炎未殄罔罔可憐雖飢食渴飲之易為僅濡亦濟
然杯水與舟薪之相敵不救奈何敢紆危迫之情然冀
壽臨之况念國無六年之蓄曰急矧惟棟死於須臾

使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始可更生於田里傾心以俟
得請為期

冠山保福寺設碧玉醮詞

出雲為雨既畜極則有孚終風且霏乃屯膏而不下
吏敢自赦天惟民矜尚圖萬一之鑒臨輒冒再三之
塵瀆中謝伏念臣冒分地守介在山椒傷哉土确而
民貧重以錢荒而物貴張弓未弛煽燎方揚脫一穀
之不登紛百憂而未憇社稷風雷之祀山林川澤之
宗既瀝懇以誠求亦隨時而姑應或霹靂奮蒼龍而端
沮或蜚廉壞散於垂成或出日而無光或瞻星而有
噤豈政教錯繆以戾陰陽之和抑獄訟煩寃以傷天

地之德有一于此自苗啟躬志鴻鴈之哀鳴眎牛羊
之立死幸有醮禱之式敢希保右之仁伏幾貸慢吏
之積尤閔遺黎之供燼縱飢饉難逃於定數而轉移
實自於洪鈞風馬雲車戒列神而受職雷鞭電懺沛
三日以為霖豈惟收東作之功將以拯夏畦之病使
其即没于地亦永有詞於民

冠山再設碧玉醮詞

四月十日

其雨其雨乃有杲然出日之光蒼天蒼蒼天豈無於此
勞人之意雖濟陳而莫遂欲終嘿而不能中謝伏念
臣繆政既足以奸陰陽之和涼德不能以回天地之
造十同所隸一視維鈞云胡巡屬之封或被滂沱之

澤獨耳目之所接慨山川其如快暝陰四垂凍雨交
集忽飛廉之馮怒即屏翳之逆閉雲尚往而無功雷
滿盈而不發豈政令未孚於郊關之內豈煩冤無告
於邦域之中不然天癘之流行奚獨地封之孔邇省
循及此譴異曉然而違孽於吏躬以移災於農畝吏
則幸免農其何辜用伸太一之儀靡憚再三之禱尚
冀盪除陽沴蠲滌風雲三日為霖無聞乎遠近郊之
境百神受職不難於翻覆復手之間得請是期躋躬以
俟

南山祈雪青詞

十二月初八日

凍閉不密雷出非時未霽雨雪之霽久缺來年之望

使政令之謬孽自巳作則災異之來罰止吏躬何辜
元元為此廩廩恭戴醮陳之式仰希保右之仁幽則
有鬼神鑒臨在上益之以靈厭靈雷足為期誓改往以
修來冀善終之如始

天慶觀祈雨醮詞

時雨以愆慄慄常暢之司首種不入皇古嗣歲之憂
敢瀆高明存伸祈懇中謝伏念臣所承郡寄介在山
椒土狹而民稠地磽而功倍五日不雨即抱甕而灌
畦一穀弗登則標瓢而捐壑矧今錢荒物貴賦重歛
煩獨仰歲以為生將救民於垂死當微陽之未復乃
冷氣之先乘豈惟疫癘之是虞殆恐飢荒之不免皆

由政事之謬以戾陰陽之和而違孽於吏躬以挺災
於農畝敢修醮告仰冀哀矜伏願上天同雲式霈霽
霽之澤大田多稼少寬閔閔之情

祈晴醮詞

肅霜戒律幸三務之成功積雨彌旬傷羣陰之蔽日
豈但稼穡之納圃抑虞麩麥之違時况江沱汎溢之
餘有井邑蕭條之慮剝廬未葺壞堞弗支既妨土木
之功且病舟車之役有皇上帝伊誰云憎今此下民
亦孔之侮于方于社不克不臨敢度越於彛章冀哀
矜於洪造伏願雲霧解駁天日熙明三光全霽暑平
田里咸銷於愁恨五穀熟民人育工商亦保於阜康

疏文

紫極觀化蓋三殿疏

紫極爲縣之主山古殿頽垣師徒解少十數年來道士羅天啓慨然更新之高其閉閣者其徒視昔亦云葺矣又念三殿椽瓦簡陋相承不足以館御天神方議繕完會有欲捐金以相其役者緝蓋之議乃決慮材計庸或愆于素木免以告諸大姓相與叶成其事而屬邑人魏某爲書疏端某因記八九年間嘗有鶴六西來翔舞于殿之前築其後隔歲復至歲在庚午又有見焉其來輒北人物之祥以知江山興旺有時理之先見章章如此宅于茲土者盍有以導乎迎之至

于勉所當事以無負江山之靈則疏弗及也

德陽縣鹿堂觀化鐘疏

德陽之鹿堂道士公孫如海將爲鐘於其宮以敬言晨
夕而謁余求一言以信諸人余應之曰奚以余言爲
也爾之師有南華真人者爾獨不見其記北宮奢爲
鐘之說乎三月而成或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
無敢設也旣彫琢復歸於朴來者勿禁往者勿止今
爾盍持是以歸余不復贅言云也道士曰唯因書以贈
之

四川文昌醮疏文

成都進士宋一鷄黃仲振等過之則進士魏某言明年

當科舉之空則一年其日秋分循舊比同四蜀之士以
道家者流有事于府北五里梓潼天神之別祠願
得一言以勵衆志某曰易觀象言天地鬼神陰陽之道
而卒之以嘿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論鬼
神之德之盛而卒之以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夫神之與人隱顯異致而聖人乃合言之終歸諸德
行與誠云者非夫至嘿與微之地德行而誠之所自
是則神人之所以一者乎夫孰為嘿乎其諾不言而
信者乎德行之不修非信也夫孰為微乎其諾誠之
不可揜者乎不睹不聞之不謹非誠也嘿與微德行
而誠一道也人神之際於是乎在既進此矣雖安行

吾嘗何有於計功謀利而人神已契福祿攸係有不
占者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文諸君其勉所當事
以思對越

潼川提刑司

瑞慶聖節功德疏

惟夫生德與日並明屬陽月之維良慶休符之載夙
顧縻乘傳阻預稱觴用敷繹於靈文冀祝延於宸算
皇帝陛下伏願御圖有永錫羨無疆布春日之寬條
延洪景命掃秋荼之密網綏靖嘉師

潼川轉運司

瑞慶聖節功德疏

堯舜同符方域民而躋壽暉佳明異道亦度世以延年
肆縉二氏之靈文仰祝一人之寶祚
皇帝陛下伏

願善積而名顯道久而化成天地長根保谷神之元
北山河並筭邁佛力之威雄

潼川提舉司 瑞慶聖節功德疏

寶緒當陽月旅純坤之吉虹流紀瑞時聞載震之祥
式嚴淨笈之陳遠効脩齡之祝 皇帝陛下伏願誕
膺多福式辟四方運神武不教之機掃清氛殺保清
淨無為之治綏靖邦家

廣利寺謝晴疏文

曠曠其陰正爾滌場之候杲杲出日頓紓害稼之憂
顧厄職之云初愧祈年之不夙敢圖昭假亟啓時陽
無等無苗既愜大田之望有祈有報用殫小已之誠

仰荅洪私併徵終佑

陳來叟率葬費疏

古者吊恤之禮珠玉衣服車馬貨財以為含祿贈賻之禮問其所之而給之其有弗能助也則為之執紼負土聽事聽役苟可以將敬者不敢不盡而亦不家於喪也世道日薄往往以報施為稱以下里諸偽物為禮無從之海無實之敬甚非古人抹喪槨死之至義然亦有親死以為利者故亦使吊恤之家競相懲創然則抹之奈何彼喪家固所自盡也若親鄰朋友亦惟盡五分焉耳吾鄉陳來叟金有親未葬來叟學禮者也寧忍以親為利今日月有時余既賻之矣敢復

爲告諸吾鄙之士相與問其所之而助成之

廣利寺謝雨疏語

常燠爽中決辰不雨即淨坊而有請祈甘澍之及時
豈期盼鄉之潛享亟致滂沱之來下錫之多稼貽我
來牟敢伸報謝之私仍露忱誠之懇今一人耕而百
人食振古如茲使十日雨而五日風自今以始終承
嘉惠沆用康年

陳圭度其弟爲道士化疏

韓退之送文暢師謂浮屠之說何故謂吾徒而請也
曾子固記仙都觀曰老子之教其宮視予或過焉旣
知異端之惑人猶若曲筆以從衆始余閱此竊謂不

然今天台陳君圭與其弟踵門而告余將由是逃儒
而歸老願得一語以信諸人夫聖賢之所必膺律令
之所不許况我心之所佛敢世好之強從然而屢卻
而請不休累月而意逾厲乃知習俗之弊皆以襲訛
而受拜儒先之文未嘗以私而廢公用述前言為書
疏首雖有求於其類寧無發於斯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九十九

開化圖書館

kaikwa library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一百

勸農文

漢州勸農文

蜀地險隘多磽少衍側耕危穫田事孔難惟成都彭
漢平原沃壤桑麻滿野昔人所謂天旱不旱者較之
他郡差易為功而民多游惰不事本業其所成往往
視他郡無以相遠非古今異時地有肥磽也太守以
天子命來守漢職在勸農自冬涉春常賜為沴震懼
靡寧既露宗祈迄旋嘉澤今以中春之望率履官常
躬行阡陌將進爾民而勉之以服田力穡之要爾之
生於平沃亦云幸矣毋廣土毋未作各服爾耕少勤

乃事則豐年之報特不爾遺養爾父母睦爾兄弟樂
爾事終連爾朋友禮義廉潔將由是興焉若夫食是不
為越其罔有忝稷則因無常心以陷於辟雖悔奚及
謹之重之明聽我言

權遂寧府勸農文

歲二月勸農于郊太守事也今部使者攝郡乃得與
爾老周旋於此且吾聞之造物能予人以豐年不
能殖不耕之田能遺人以安富不能福不率之民自
比年來江浙淮漢蝗旱相仍流莩蔽野惟我蜀土歲
比有秋乃去年之冬三白呈瑞入春雨暘以時爾之
得斯于造物也亦至幸矣幸烏何恃也聖率子弟簡

而稼器修而稽事若時在歲豐錫爾多稼則仰事父母俯育妻子豈惟爾利賦租以時無闕我餉事盜賊衰息無罹我憲網吾與爾父老咸職有利焉若子若弟乃有不率于教不服田訟不孝養厥父母以害于閭里者其亦以告我當與爾懲之若郡若縣乃有官吏不體此意興不急之務以廢而事肆無名之求以害而力亦當爲爾去之使者不妄語敬聽毋忽

潼川府勸農文

太守下車厥旣兩月詣學官俶鄉飲酒禮以觀孝弟會賓友招諸生講肄學業以興文行环城郭練軍實除盜賊以安民業有不率教于鄉者有詰訟以擾民

者有以不當與聞之事挾持上下者有憑恃豪猾武
斷鄉曲者有妄言絕產與官吏爲市使民不得奠居
者太守既爲爾民繩以法令無所貸又慮政事之爽
中官吏之剝下工役之妨農游觀之盛時亦爲爾民
圖所以除蔽去吝雖未保其無過亦庶幾盡心焉耳
爾民既知太守留意爾事則亦當服勞稼穡以副茲
丁寧勸劬之意雖然又當推廣此義教宗孝弟以植善
行之根厲廉耻以除心術之莠秀親善類以浸灌氣質
遠小人以隄防蠱賊戒鬪狠飲博以毋害于爾生夫
然後可以上承天意享豐登之報而綿永久之休其
用哉言毋白具文

潼川府勞農文

太守以九月丁亥尚倣古制勞農于郊登進厥父老
而告之曰方春常暘室我稼穡事告于方社冀得中熟
焉亦云幸矣孰惠其寧乃克有秋大踰始望太守才
薄德菲無以臻茲也皆爾民孝弟力田以濟登于休
祥太守亦職有幸焉故今日屬爾民而飲之酒非徒
懽樂之也七月之詩曰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
于茅膏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方築場內稼
冬急治廬屋爲來年種植計古之人雖國有餘財民
有餘力而未嘗敢一日舍墻以嬉也矧惟今日征調
不休公私迫蹙愈更使威於州縣伺民之際而肆其

剽奪甚繁民罔利於邑野逢吏之貪而售其告訐爾孝
 弟力甲循理奉法毋然爭器訟毋博奕慢遊則可以
 免工有不然則貪吏甚民將不汝恤矣夫天道福善
 禍淫彼為貪為甚者然必自敗而爾之傷財蕩產亡
 身辱親則已不可悔矣夫爾民終歲勤動猶不足以
 養父母蓄妻子豈容更以錙銖之積供此泥沙之用
 吾為此懼故屬爾民而申做之者懼汝之相於目前
 而忘厥事弄爾成如余前之所謂也又恐吾言不能
 詳盡汝不深省今將晦庵先生朱侍講示俗文一篇
 刊刻頭連在前汝能聽用太守言歸以告而子弟族
 姻鄉黨鄰里相與遵行無戮則人事既盡天報不爽

嗚呼敬哉其毋忽

紹定六年勞農文

照會當職曩由誤恩自本路憲漕移帥東川既不果
來今十六年間不自息罪謫之餘申詔起家再爲此
行控辯不獲冒昧一出到官半季未有報效照會當
職所歷州郡歲以二月勸農于郊農事既畢則又率
寮吏以十月勞農因相與講明風化今仍修故事且
列勸諭如後

一東川之俗素號淳朴乃自近歲物貴錢糶重以
子於父母一體而分若兄若弟實同一氣至於
族屬雖有遠近自祖先視之則均爲骨肉今或

科調百出民不聊生浸失常心有關風教且如
父母尚在而子孫析居異財視父母如路人兄
弟事爭由產費用纖毫必較往往迭相吞併連
歲興訟又有不幸偶無子孫遠近族屬爭相睥
睨死者之肉未寒它人入室掩有家貴如被劫
盜其者誣護寡婦撼搖富立之人此風薄惡漸
不可長又如甥舅之親婚姻之家雖由人合實
係天倫或因貧富不侔以伯貧而爭訟或因孤
弱無知以欺陵而致詞不思一到訟庭便是仇
敵其如無理不免犯法縱令得理亦已傷恩其
爭起於毫芒其怨及於子孫此皆長吏無以感

移惟有閉閣思過然而為士君民亦宜各率夫
常循理安分相期無訟省事息爭以召和氣以
厚風俗

一夫人家道之興替傳世之久近皆係乎心念之
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書曰作善降之百
祥韻語相傳蓋有自來然而所謂善者只是為
其所當為如忠於君孝於親友于兄弟信于朋
友皆本分當為之事苟循理而行則一日之間
一家之內吉祥止止和氣薰蒸為慶為祥皆由
乎此近則一家一國興仁興遜遠則流及子孫
垂慶無窮却與異端之說為一善則責一報大

有不相同彼朝爲善而暮責報者乃是利心非所謂善又有一種人終日爲不善而諂事佛老祈求神明不知惡念之感家道衰替子孫絕滅皆由此始而況貨其恃而入者必恃而出各宜儆省同逕休祥

一古者比閭族黨患難相恤守望相助自時事多難人心不固乘時幸變所在皆然且如前年之冬虜入軍潰遊手之民勞綠爲毒大則殺傷小則劫奪已有當時被人誅戮者其幸而得免則事定之後官司窮治或殺或斃終無清脫身若守常安分勿起貪心和睦族鄰保護鄉井可以

全軀保家近事昭然所宜深鑒

一東川與峽郡接壤家詩在書與峽俗異其間尚
有不識是非利害之人往往以密商傳爲事內與
盜賊結連外與猾吏縱橫自謂得計然而世間
爲盜未有終身不敗者一陷于罪連及密商戶身
犯重刑家財破散骨肉流離誠可哀痛今加勸
諭各宜自新免貽後悔

一耆辰工商各專一業教唆爲事非善謀生本路
之民元是淳朴其間或被凶猾之人扇搖是非
興起詞訟甚至假儒衣冠出入官府目前豈無
所得然兩造在庭必有勝者有用錢得理者終於

理索不得理之家亦有詞訴監贖斷罪勢必不免各宜改過毋取羞辱

一近來風俗日敝不安義命之人皆以支干八卦為名不務本業奔走神佛祈求夢兆以圖科舉不思行義不脩學業有慊亦豈謂神佑佛可以不竊取為士若此何責平民各期勉自進修以須時用

右今給付父老各宜準此更相勸率以稱當職勞農之意

端平元年勸農文

太守居郡有歲無德于民上始親萬幾用漢宣帝增

秩賜金故事以寵靈之滋懼無以稱塞明詔苟利於
民惟既厥心昔歲三務成功嘗勞爾于郊庶用我言
胥訓保今春二月復以故事躬行任伯進爾農而申
告之嗚呼爾亦知事猶可爲者乎異時柄臣黷貨濁
亂朝綱貪刻相師利民慶國使水旱盜賊無歲無之
以害爾播事今氛翳澄靈齊大明昭外表廉戢貪旌善
別遷若誠意實德持之悠久則民氣和樂精神流通
四序協宜三光執道災厲不作寇賊消弭爾農辰亦得
以畢力於所當事服甲力穡以孝養爾父母轉學爾
族姻爾之生斯時顧非幸與爾木我聽游隋般樂博
奕飲酒鬪狼豕訟以違農辰時則雖有聖明在上時和

歲豐臣爾之自棄不獲與享以飢餓于我土雖博矣及
尚慮爾農不諷吾志今以先儒朱文公孝經解一章
列于篇首爾尚聰聽之以告爾子弟毋忽

端平元年勞農文

太守前年十月以古典勞農于郊今年十月當修故
事而太守以君命召去官有日用登進爾父老而終
告之曰維民之生於天地間相保也相教也相救也
相賙也相葬也此同類之至情也而出乎其類者為
之君公師長則又有以保之教之救之賙之葬之蓋
無以保則危無以教則昏無以救則厄無以賙則闕
無以葬則傷有一于此太守懼焉於是與學校為第

一事治器服正堂序壞者更之未備者補之所當辨
正者定其位而營築之使鄉里之英無間遠近皆得
以麗習其間庶幾不貽乎無禮無學之憂也其次謂
比年以來國有狄難兵盜相乘郡邑之間城築當固
戎器當除令龍見駟正以次具舉尚庶幾無忝於城
郭之臣矣則又念民有不幸顛連廢疾鮮寡孤獨莫
遂生全州故有養濟院歲久法弛迺為買田以增益
之而三者之外又有所謂養生送死者迺循社金及之
法官椿本錢秋糶春糶以平物價庶免乎塗莖溝瘠
者矣然死者人所不能免也則又擇高燥之地以殮
之俾各有歸太守所為止於如斯而已雖然小惠未

徧此何可恃以為安微爾父老務本居業服田力穡
則國無餘財民無餘力學校有時而弗葺也城築有
時而圯壞也養濟有時而窮也生有時而弗給死有
時而弗恤也而所謂務本居業非一人所能自為則
又在於詔而子弟訓而妻孥安其安無悖於義事其
事無陷于嬉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賦役以時上
下兼裕則所謂五事者雖千百年可使為太守者繩
繩不替以與此邦相為無窮也顧不美歟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一百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一百一

舉文

韓愈不及孟子論

凡天下欲為而不能者其辭厲衛道之君子視天下
之小不正孰不欲大其門以受之哉然去聖賢愈遠
私智曲學方視古為有加而已之才力氣量乃非古
聖賢之比則心聲之發往往有峻厲而恨其不能者
矣嘗觀韓昌黎益孟簡一書始終憤世嫉邪類非平
時雍容徐緩等語說者以其不及孟子之辭為愈之
過乎謙吁以愈之身而慨然自謂韓愈不及之語愈
之辭氣亦厲矣彼其意蓋以為邪說之移人今已甚

於孟子之時以堂堂韓愈之賢乃不能如孟子之息
邪說號呼大叫於語人之際愈誠有不足之恨哉其
且韓愈不及孟子恨之也今天夫喜怒哀樂之情未有
不自夫辭氣之發者見之然其意亦各有所向也成
矚謂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則是耻其不
若人也顏淵謂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則是必為而後已也韓愈謂彼能是我乃不能是則
是欲為而不能也夫惟欲為而不能者其憤必深夫
下未有懷不能為之恨而泰然帖息於辭氣之表也
而况愈當觝排異端之日又非若異時慕舜周公之
心比也何則自昔異端之病天下莫烈於戰國然孟

子以亞聖大才力閑先聖之道貉白圭夷許子直夷
之妾婦儀衍着比管晏又非止禽獸楊墨然當時邪
說者不得作雖以楊墨之害生不可破且能康色以
受其歸而侏離左袵之未有後世猶賴之非軻之方
於排擊也人心正而邪說自息公道明而私見不作
軻之道蓋有以受之也今也降漢魏而唐緇黃之徒
風天下而惟已之從其為害又慘於孟子之時而愈
乃以一世山斗顧乃未能如孟子之所以受正人心
之責則以愈視軻愈當少降哉愈也學術所宗惟孟
氏一人而其言亦曰愈嘗推尊孟子平時推尊者乃
使異端小道屏息而不敢肆今非惟不能息而又甚

焉含憤扼腕宜其託諸孟簡慨嘆其遺恨也異時杏壇
之語人循循然應對進退紆徐和緩宛然有溫厚之意
而今也愈之一書峻厲激發一則曰韓愈二則曰韓愈
且凜然於辭氣之表而不及孟子等語所以致其不若
人之恨者亦深矣雖然愈恨其不及孟子其意不為不
切而夷攷其論議則愈與孟子固自有不容及者孟子
謂性本善也愈則品而為三孟子謂墨亂孔也愈則合
而為一孟子謂堯舜不徧變而愈則有同仁之說孟子
言必稱堯舜而愈則有易伯之論異時趙起光範之門
又醜顏於孟子之貌大人辭萬鍾者嘗使愈充其辭排
攘斥之功以進於孟子純全之地則軻得其傳矣

唐文爲一王法論

任斯道之託以統天下之異則不可無以尊其權夫
下惟一王之法最足以一天下之趨向彼其慶賞刑
威之用於天下而天下莫與之抗者以其法之所存
故也君子任斯道於一身以正天下之不正裁節矯
揉而不使之差跌於吾規矩準繩之所不能制則一
王之法豈獨有天下者司之而斯亦獨無之哉聖人
不作學者無歸往之地重之以八代之衰而道喪文
敝後生曲學之於文僅如偏方小伯各主一隅而不
覩王者之大全或主於王揚或主於燕許非無其主
也然特宗於伯爾有韓子者作大開其門以受天下

之歸反剗剗僞堂堂然特立一王之法則雖天下之
小不正者不於王將誰歸史臣以唐文爲一王法而
歸之韓愈之倡是法也惟韓愈足以當之天下莫不
有所主江海能爲百谷主也而後百川歸之太山能
爲羣嶽主也而後羣自仰之天下之分自敵已以上
毫髮不可妄踰而况於道之所統其去取予奪可無
王法以裁正之乎孔孟一婁人爾魯史記一書孔子
何爲傲然立一王之法以刑賞天下之諸侯而當時
謂之素王七篇之書孟子胡爲司距放之權而夫
下亦謂爲亞聖孔子豈不知華衮鈇鉞施之列國
則爲僭而禹周公執天下之勢孟子亦豈不知與已

大相遼絕乎書以載道文以經世以言語代賞罰筆
舌代鞭朴其所立之法雖儼然南面之尊有不能與
之爭衡者然後知一王之法吾孔孟立之以垂世久
矣非用空言而徒爲記載也不幸聖人沒而王法絕
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宋齊梁之間間有文人才
士以主持斯文攘臂鼓吻以自立其說然自離騷爲
奴婢指屈宋爲僭官罵宋玉爲罪人呼阮籍爲俗吏
其標立氣勢則有之矣而王法則吾不知也有唐之
興絺章繪句尚存江左之失未宗燕許如翠微宮之
頌啓母碣之銘洛寶書之頌周受命之頌皆迎合揣
摩之文也未得王揚則韓休之薄滋味張九齡之寤

邊幅王勃之多玷缺許景先之乏風骨皆未能粹然
一出於正也是何也主王楊之伯主燕許之宗則最
爾之國不足以一天下之異也有昌黎韓愈者出刊
落陳言執六經之文以繩削天下之不吾合者原道
一書汪洋大肆佛骨一表生意凜凜正聲勁氣巍然
三代令王之法且遜之其始也王楊為之伯天下安
其伯而不敢辭以為文章之法出於王楊也及其父
也燕許為之宗則天下宗其文而不敢異以為文章
之法出於燕許也最后愈之為文法度勁正迫近盤
詰宛然有圭者之法下視燕許諸人直猶淺陋之曹掾
皆大國之一方爾則凡天下之為文者誰敢不北面

厥角以聽王法之干奪哉雖然天下之習沉涵浸漬
之久則其弊非一朝之可革變亦僅可以至魯變齊
僅可以至道以聖人之才量豈不能直變一齊而且
革之以漸焉況唐之文敝漸靡晉宋之餘習自正觀
后王師日黜張昌齡裴廬駱賓王等輩雖太宗高宗
主之而斯文之弊且不能盡革使文章之變非燕許
諸人爲之先則一韓愈豈能以一髮挽千鈞哉雖然
立一王之法以裁天下之異習此上之人爲之愈何
與焉大曆正元徒事姑息而元和長慶戾吾道尤甚
焉立唐文章之王法不出於時君而出於愈愈亦甚
不得已也雖然史官之說雖論愈也亦規唐也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一百一

開化圖書館
kaohua library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二百二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一百二

問漢唐宦官外戚藩鎮夷狄

天祐 皇宋

藝祖皇帝提靈下之師收神器於五閩金戈鐵馬之餘異時內患外禍稠見疊作今則傳禩二三百載外平之日居多異時尾大不掉足上首下今則居重馭輕君制臣承內外之勢大順竊嘗伏讀

國史然後知聖人之所以遺後世者其智慮規畫固自有遠且大者也自大難用乎大臣如趙韓王輩左右扶翊元勳宿將休兵歸衛老於牖下相臣樞臣或上印綬不以典藩則亦廩之祠祿或奉朝請外而郡

之政寄於守縣之政付於令守令之權歸於按察按
察之權歸於

朝廷上下相維輕重相制近臣無專恣之患藩鎮無
擅權之勢郡縣無專殺之威士自一命以上刑辱不
加雖間有擊柝之虞而絕無蕭牆之患立法制如
此其善行之二百載而患不作豈非

聖祖

神宗初法之善而

聖子

神孫守法之嚴歟若夫漢唐之患大異此矣漢之弊
過乎變者也唐之弊輕乎變者也過乎變至於矯枉

而過正輕乎變適以階變而石亂漢初懲秦孤立大
啓九國跨州連城拜上東門之命適足以爲吳楚連
衡之階而三庶孽之封適足以培漢法不行之地後
來者懲羹推恩之令起附益之法設左官之律興諸
侯惟得衣食租稅甚而至於乘牛車又甚而至於上
壘轂以養成王氏之禍光武之興此監未遠於是盡
奪三公之權而歸之尚書厥後大臣權輕不足以制
小人而順帝之立彘蠶吾之建閭顯之誅梁冀之夷至
此而外戚宦寺始足以病漢故曰漢過乎變至於矯
枉而失正此也唐太宗力剋隋弊其序障列王門號令
暢南海辨髮之長待唐爾盡壽縣而後立正觀詔書昌夷

寶之而傳世。上封域圖者有之。獻黃金鵝者有之。后
世子孫循守勿失。則唐無夷狄之患矣。而乃輕變之。
奈何。太宗府衛設兵。循西魏以來之舊。居重馭輕。舉
天下不能敵。關中之半。故今日之扶犁南畝。即異時
之荷戈闔外者也。異時之雲屯塵合。即今日之火耕
水耨者也。後世子孫循守勿失。則唐無藩鎮之患矣。
而乃輕變之。奈何。太宗以北門營繕無與。南衙政事
此固可議者。然親近如內侍省。而不立三品官。目不以
事任之。守御閣門。掃除庭廡。不過使之供輿臺。草隸
之職。帝蓋謹於履霜者。後世子孫循守勿失。則唐無
闈寺之患矣。而乃輕變之。奈何。故曰唐輕乎變。至於

隋變而召亂此也雖然挑虫之不戒而拚飛蟻穴之
一潰而滔天人君之用心其嚴乎漢侯王之患疏烈
特外變耳自馬實權移主上官者游後庭二將軍楊
旌陰山而後世外戚宦官夷狄之變皆自武帝之欲
心啓之唐女主之禍雖熾然天所命耳自楊國忠獲
用高力士蒙寵諸節度受封而後世女主宦官藩鎮
之變皆自元宗之侈心啓之先儒蘇公子瞻謂漢有
一變石公守道謂唐有三患皆貽咎於漢唐之諸君
愚請用其責於二英主之用心以附責備之法

問六經疑

漢儒六經之學以辯說勝而是不與焉段五江公

受穀梁董仲舒受公羊二人同時辯論仲舒辯而江
公訥故公羊勝嚴彭祖受公羊劉向蕭望之受穀梁
二人同時辯論劉向辯而彭祖訥故穀梁勝至於解
頤而說詩折角而論易傳古禮十七篇而言禮 師
法百萬言而談書漢儒六經之學陋執事大人以諸
經之疑不鄙夷後學而教督之愚不敢効漢儒以虛
辭勝請為執事質其是否者且書之不記宣王亦猶
詩之不錄康王也詩之不錄威文亦猶春秋之不錄
管仲也黍離降於國風聖人所以嘆王室之卑七月
列於國風聖人所以示列國之正晉用天子禮樂則
魯之有頌夫何疑二雅有正變則小雅多文王大雅

多幽厲夫何怪詩書之義大略可睹矣三易所以明
三代正朔之殊上下經所以言天道人事之異義理
象數則學者之自異也剛柔往來則卦之涉於變者
也以至春秋為尊王而作以臣召君春秋猶為晉侯
諱况射王中肩之事春秋尚忍言之哉楚為中國患
始而稱荆吳為中國援則進而稱爵一字之華衣弁
鉞春秋之法具在易春秋之義大略可睹四經之疑
既略陳其槩矣若夫執事所謂學經之失則請終言
之以為經生之戒誦麥青之詩以發豕大誥之書以
文奸詠驪駒之歌則病由禮矣假瑤爵之贊則誤周
官矣幾神祖品題易賦也遂事啓邊學春秋蠶也

黃太史之詩曰自古非一秦六籍蓋多難愚憤此久矣願從執事印之

問兵民財吏之弊今日何以爲革之之方

嘗讀漢金布令甲其文曰邊郡數被兵雁飢寒今天下供給其費夫經費調度不仰給於縣官而倚辦於天下今甲所書特一端耳觸類長之漢之求多於民者亦許哉漢人色色倚辦於民疑其兵民財吏之費天下必有涸然不給者然攷之班史則乘堅策肥履絲曳縞牆屋被文繡閭閻食梁肉僅騎帶刀劍此風雖侈猶可以見漢民之優裕也會稽計簿三在不上右族占墾縣數有課內史假貸租多不入追科雖拙

猶可以見漢吏之恤民也自文迄武有都內太倉之積初元永光有水衡少府之贏則國用充積而財不聞其困民會稽兵以備閩粵巴蜀兵以備西南夷上谷等郡兵以征匈奴則近郡調發而兵不聞其病民漢取辦於天下若此其夥然民力既優而吏不擾民財不困民兵不病民經費調度隨補輒羨將以其幣藏之所儲過於密而足以給之耶則軍市之租委之邊吏釋罪之錢寄於北軍庫穢之錢散於馮靖平陵工作假於水衡則幣藏未嘗密也將以其版圖之所入足以贍之邪則少府陂澤貴戚冒墾關東流民名數頗甚中尉脫卒得數萬人樂安隱田多四百頃則

版圖未始詳也天下之財使天雨而鬼輸也則可今
養兵置吏與夫生財之道色色倚辦於民則是可不
爲根本慮哉漢之人君吾知其所以斂此者蓋有道
矣漢自高惠文景五六十年載間或十五而稅一或二
十而稅一取民旣輕而減田租之詔無歲無之其後
武帝以賈人之子市中錐刀之末將盡爭之若此者
疑於苛取矣然惟漢人三十稅一之制猶存不改張
敞謂其百姓不加賦而軍用給班孟堅謂其民不加
賦而國用饒攻之西域傳有司請益民賦三十以給
邊用而帝不從夫當邊用不給之秋益賦之請是宜
忻然一肯首矣而牢辭固拒不忍有一毫之橫賦而

加諸本根夫苛取如武帝而且知爲根本慮他可見
矣不然經費所以責於民者繁而田賦之所以恤於
民者薄則凡養兵與夫國用之制其能一無歉乎
執事拔舉民兵吏財下諮承學執事既已條列四者
於前而又謂修其一而吏以此治財以此富軍政以
此成執事其欲先修裕民之政以爲三者之本乎敢
以此說復于執事且今日天下何病哉置吏養兵等
政類多不滿人意者先正宋公祁作郡牧論謂國家
倚辦於二千石特皆簿領之期會獄犴之文致吁今
日之事又甚矣追科迫於星火符移慘於矛戟健敏
治辦以爲進取之梯媒九重降詔至謂士有橫翔捷

出之心則吏之刻民如之何而絕之先正蘇公轍元祐會計錄謂執藉府庫充塞創是京福內庫以蓄金帛今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吁今日之事又甚矣錙銖之取泥沙之用賦漕之益尾閭之泄一遇水旱常平倉無粒粟以振民則財之困民若之何而裕之先正呂公陶記成都備武堂謂蜀無事七十有三年民惡干戈吁今日之事又甚矣 翠華南渡無事者亦七十有三年矣鶴膝犀渠蟲蠹壞毒蝕朽最取兩蜀口雲屯九萬八千之師不爲不多然歲糜廩粟至有名隸人籍伍符而身爲家人子者則兵之病民如何而革之雖然廟堂旰食以此爲憂執事明明以此爲憂是固

可憂矣然愚知其不足憂者何也 主上孜孜愛民
日者命大臣哀類列聖寬卹詔令又從有司之請薄
歛省青負振荒救飢百萬生靈烝拜大賜自今本根既厚
而國用寬綽矯河內發粟制焚益昌榷茶詔不患無
若人左藏之贏餘六庫之別貯不患無此政輸冢財
以給邊用迭義租以助恢復不患無此民一舉而三
利則本末其有相病哉兒寬塩鐵論曰儒者釋耒耜
而學不驗之語愚無以執事大人無以不驗鄙之

問進讀三朝寶訓講明內外治

按漢藝文志自太史公馮商史記之外有高祖傳十
三篇有孝文傳十一篇有漢著記百九十卷此書雖

不存於今切覩其明堂玉版之所藏蘭臺石室之所
記爛然奎壁所謂漢祖宗治略皆聚此書也降武宣
而後大夫博士議郎領給事中加官掌中顧問應對
未聞有一語援此書以告其君者故漢初之制後世
一切反之高文諸君詳於內治而治外爲緩武宣以
後詳於治外而治內反踈治內者內外皆治而治外
者內外俱廢漢初相府領計籍中丞督部刺史分刺
州而吏治核衣然乘車有禁不掌教化有吏孝悌力田
有科而習俗厚問其民力則乘堅策肥履然由編閭
閭食梁肉僮騎帶刀劍問其財計則庾廩餘財太倉
紅腐司農倉者在郡國在吏更錢在州內修政事整齊嚴

審如此而當時外治何如哉尉佗竊據桂林象郡即
今之廣南西路也閩越王猶保閩中即今福建路也
匈奴盡盜河南地而白羊樓煩去長安纔七百里而
將帥方且因事設屯而士卒或起家入子霸上棘門
或多兒戲而從軍中或都貨子錢故劉安謂漢興以
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天子未有舉兵而入其地
者推此則可以見高文諸君詳於治內而治外爲緩
自時厥后篤意右武大司馬冠兩府諸將軍領加官
而將軍之號又不時置則將帥厲美命太守等以都
試敕武官以驅劉臨曲臺以饗良罷則卒乘精矣聞其
邊境則築睦城列屯田山西自三輔而外郡纔十有

三而置都尉者乃三十問其搜擗則武關給吏卒之
食北軍儲釋罪之錢少府續大農之費外修武備光
明俊偉如此而當時之內治何如哉會稽不上計黃
龍多避課長安猶倣侈靡公卿猶廣地宅渾邪內附
不能具三萬乘而兩軍出戰士頗不得祿故班固謂
漢宣修武帝故事而又謂孝成修武帝故事蓋各其
不復循高文諸君之法而徒效武帝之外治矣推此
則可見夫武宣詳於治外而治內反踈執事大人恍
金華之清夢衡四蜀之文雅發策下詢首以侍讀之
官進讀三朝寶訓爲問思無似今願切有請焉
琴華自駐蹕東吳迄今七十有三年承平日久

皇帝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溥海而翫威愾日
內外漸弛樊川自治之策謂國家焦焦然七十餘
年今日之內治似之先正呂公陶作成都備武堂記
蜀無事七十有三年民惡干戈今日之外治似之日
中必焚採乃必割二者將何以處此雖然物有本末
事有終始由內以及外雖皆不可以偏廢而知其所
先後則幾矣昔在唐長興中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曰
國朝有不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雖蝨賊等事皆以
爲不足懼而獨曰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徙深可
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喪可畏毀譽亂真深可
畏直言獲聞深可畏蓋謂不足畏者外變而深可畏

者內患也使澄而愚人則可澄而少知治體則是
豈可不忍慮哉方今州縣額課最虛偽亂真亦聞有
祖宗時命雷德驥欲令具功過之迹者乎民俗土
風日流澆薄亦聞有如祖宗時令御史臺訪察所
在以聞者乎國計盡竭亦無愛惜太宗成訓具在
亦嘗慮及此乎所在充羨割內庫以貯金帛太祖
往事可覆亦嘗講及此乎如其視三朝無愧則天下
幸甚若猶未也則今日之所不當緩者唐李翱作
懷賦役衆志之書置焉今嘆老而嗟卑神堯以一旅取
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歐陽永叔書之
曰使當時之士咸易其歎老嗟卑之心如翱所憂唐

之天下豈有亂哉嘆夫內治之不立其流弊乃至
於此愚願舉此以爲盛時獻銀鍊精粹是則何敢若
其披露肝膽則有玉階方寸地

問正朔

漢賈生於漢文之時上言願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
太學班孟堅於高后文景紀或多書春正月以爲歲
首竊讀史而疑之漢自太初元年始徙寅而二氏於
未改正朔前已首言夏時何也及觀汲冢竹書其紀
年篇起自夏商周皆用建寅之月爲歲然後知三代
雖以子丑寅建正而授時以作事紀年以垂世率皆
行夏之時而雖商周有不能易也秦人來鄒衍終始

五勝之說更以十月為歲首歷變閏餘率多舛失高
皇受命之初不能反之以從夏時猥用北平侯之歷
而循亥正夫漢火德也北平侯一誤而遂因仍之帝
庶事草創固未暇責也以孝文盛時漢興二十餘年
而猶謙遜於改正朔一事是宜正朔雖未改而班賈
二氏乃成於此而標言夏正蓋各其可從聽夏時而
不聽也非特此也雖聖人之意未始不以夏時為正
也故諸經則示其正春秋則用其權用其正者本夏
正以示萬世之常而用其權者託周正以繩一時之
變何謂用其正七月之詩惟用寅正周官垂治象雖
曰用子正然於歲首則標之以正歲是尚存寅正也

異時聖人著之於書猶孝孝致意焉紀堯之事曰
正月上日紀舜之事曰月正元日紀禹之事曰正月
朔且且堯舜禹用寅正故聖人書其正焉乃若於商
則曰十有二月於周則曰一月不獨不謂之正月聖
人蓋不與其正也此所以示萬世之常何謂用其權
行夏之時自聖人平居議論聖人非不知夏時之爲
正而春秋乃止用周正何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正
朔相承周也而天下不知有周聖人筆之史正次王
王次春華表必載寄之一字使天下曉然知有王室
之尊其或不書正不書正皆所以譏其無正也此所
以繩一時之變嗟夫正朔一事費夫子議論又奚用

緇用墨之說受圖立始之說紛紛籍籍自漢儒固已
信之傳世愈久而聖人之意愈晦魏景初元有司
奏魏得地獨宜以建丑為正遂改是年三月為孟夏
唐天授四年始用正改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臘月
夏正月為一月吁陋哉唐固不足道也然尚有可護
者曰周之子正猶本於陰陽之度也而魏獨何為者
哉季春三月而遽易為孟夏之四月作訛成易之序
不殊乎蒐苗獮狩之事不系乎然則舍將孰從曰曾
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三

御策一道

臣對臣恭惟國朝以忠厚爲治以好生爲心以和平
養天下之福以中正作士君子之氣熙豐大臣之變
法鄰於驟元祐諸君子起而救之疑於激惟我仁祖
皇帝培養根本扶植政道治體渾大汪汪乎有唐虞
成周恭和之風誠足以爲萬世法陛下習祖宗之餘
休膺上皇之重寄誠能持平守正以與天下輯安靖
和平之福而不鑿吾祖宗渾厚之治體則陛下所以
策臣數條如薦舉之尚難其人財貨之未知其序重
未稱其職民未安其業賢愚同滯軍政未修皆上塵

陛下之宵旰者臣願以仁祖爲法則六者之弊臣當
熟數之於前惟陛下裁幸臣伏讀聖策曰朕嗣承丕
緒六年於茲兢業自持罔敢逸豫宵旰圖入其效悠
緬常考古先帝王之治安靖自然靡弗有成矯厲多
事者未免於失臣有以見陛下嘆六年治効之未著
而酌之古先以爲出治之龜鑑也陛下寅畏天威遵
守祖武勤恤民隱貶主食之奉服浣濯之衣屏聲色
之娛天資固已超絕而且閱大臣章奏或至日晏御
內殿講筵不問雙隻日孜孜求理尚懼闕失是以比
年以來親享而靈景舒日蝕而雲霧散先春而瑞雪
應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邊陲不驚獄訟希省盜賊

屏息此天之所以順陛下也陛下兢業自持臻茲六年
其大體固已素定今臨軒策士之始詢臣等手庶乃
謂古先帝王之治安靖者成矯厲者失則陛下既知
安靖之足以凝治體矣而獨有言霄旰圖人其効德
細陛下責効於六年則切矣臣猶未敢以聖問為然
也我仁宗四十二年之治巍巍堂堂如此今以其即
位之六年考之則亡具甚矣天聖之五年即仁宗之
六年也是歲范仲淹上書執政歷言時事其略曰今
朝廷無憂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不用矣士曹未教
矣中外方奢者侈矣百姓反困窮矣使好功名之君
臨政發憤者六年而治効悠久之若此則必銳意勇

為以激天下於多事之場惟我仁宗一切為根本慮財以不聚為富田兵以不用為功刑以不殺為威人才以不作聰明為賢慶曆之治迄今有光陛下無謂六年之久而治効悠緬誠能以忠厚和平植治本以中正廣大作人才則安靖自然靡不有成當不虛陛下所以攻古之意而矯厲多事之失非所憂耳伏惟陛下遵家法而施行之臣伏讀聖策曰漢文未遑用費生之策武帝則謾虐虞夏之嘉一乃興於禮義幾至刑措一乃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此其證也朕以涼菲凜凜乎兆民之上其敢嬖譖五三默觀卿士大夫莫不高然履契下卑漢唐然今日之弊亦多端矣臣有以

見陛下酌漢文武之得失以爲鑒戒而患卿士大夫
之高談危論而不切於時政之弊也然嘗觀今日之
治以言乎薦賢則人才未甚輩出如漢文而數路得
人不如武帝之多以言乎理財則用度節約如漢文
而剖析秋毫不如武帝之精以言乎吏治無可紀之
績如漢文而擊斷於州縣不如武帝之察以言乎裕
民則除租減稅如孝文而外施仁義不如武帝之矯
以言乎張官置吏選將練民大抵有漢文之寬厚而
無武帝之激烈然要其終而觀則寬厚者有餘味而
激烈者無成謀臣切意陛下之所以絕望媿蹤三五
者以是數者身之政未能根厲奮發以新斯人之耳目

而卿大夫所以高談危論者亦必厭滿於此也然今日之治雖小綏要亦不可太激文武二君之得失臣不敢以爲陛下獻臣之所以拳拳於陛下者本朝自有家法耳仁宗在御一時事勢浸流於弛請總權綱時則有若宋綬請攬威權時則有若余靖請立威福時則有若孫甫請出号令時則有若蘇伸謂政令姑息者張方平也謂威柄漸移者宋祈也謂十事不及先朝者富弼也謂天下之勢近於弱者蘇洵也而我仁宗曷嘗以治具之未張而絕意於五三之治以卿大夫之高談遠古而亟求之所以更作之術歟陛下誠能涵養治體以取法仁宗則陛下六條之間臣當

件舉而對而陛下詳擇其中若陛下方以治効悠緬爲
憂而亟欲大有所作爲則臣雖言之無益也聖策百
百執事蓋已略備時下之令而謀一帥擇一部使者
屢平每難其人豈世徒尚於美觀而未究實用歟臣
有以見陛下患薦舉之未得實才也然今日薦賢之
法弊矣異時士大夫介潔不苟求今不見舉也異時
舉官不妄薦人今未能矣牘章旁午率多具文類曰
某人可備監司而不明夫州縣之嘗有勞績某人堪
充將帥而不明夫謀略之嘗有顯効某人可舉廉
吏某人可備著述某人善治獄訟某人善治財賦而
不列其可紀之績下泛然而舉之上亦泛然而用之

上下俱以虛文不實相尚宜乎謀一帥擇一部使而
尚難其人也往年陛下論議臣之謀九宰執臺諫待
從不許親戚子弟交薦日者議臣有請自今科目薦
延者各因其長明著實迹苟不如舉即坐以妄謬之
罰陛下欣然嘉納聖意一形舉官當無緘舉而實才
當爲時輩出矣然持循至于今而薦舉不實之弊自
若者何也未聞陛下罪一舉官之不實而賞一舉官
之得人而明示天下以賞罰之信也昔我仁宗嘗
詔舉官自今已改遷而貪汙者許元舉官以實狀聞
其不實者置其罪臣願陛下考仁祖之遺意詔中外
大臣自今舉三人皆實者特與拔擢俱不如舉則舉

官責降已舉而易所守者舉主匿其罪而不言他日以事敗則以其罪罪舉主遲之三年而謀一帥擇一部使尚難其人者未之有也惟陛下遵家法而施行之聖策曰國家之經制有常朕之自處固或不約而力焉省計外焉郡邑惴惴乎每虞不給豈財貨本末源流未知其序歟臣有以見陛下慮理財之不得其序也財非天雨鬼輸必責之民今自兩稅而外凡軍興之一切權宜者皆入於經賦且茶鹽酒鈔之所立古人不敢盡利以遺民者今自一孔以上根括無餘國家雖號承平然猶有經費之不可闕者郊廟之費百官之費軍儲之費備荒之費歲賂之費闕一不

可使藏之州縣藏之府庫某色可以供其數某數
可以備某用官司不相侵移財貨可以得其序而今
也有所謂備後有所謂登承有所謂填補有所謂充
措移易文曆變亂色額有司者將亦病之往年議臣
惠州郡財物之虛數應郡守替移即委本路漕司具
實在之數以聞其後又欲於監司郡守放罷及官祠
候省符到日即令同官拘定見在財物之數具申朝
省其堤防不可謂不密矣然以處昇平則可往年五
穀不登而諸路常平司支發不給不知欲建規恢等
議國胡以餽之昔仁宗朝大臣建言欲令三司使具
先朝與天聖中賦入若干官若干及今賦入之數與

兵數官數約取中道立爲經制以十分爲率七分爲
養兵及官省之費以三分備水旱非常遲之十年始
可以言上從之臣願陛下規倣此制明詔三司大臣
及諸道計臣自今量入爲出不得更相爲用以紊經
常之目庶使盈虛可攷而緩急不至無備惟陛下遵
守家法而施行之聖策曰考課之制戒飭之詔深切
著明而吏治苟簡皆自豐賄財有愧乎吏稱其職臣
有以見陛下之望吏治爲甚切也然今日之天下陛
下與守令共治者也得一賢太守則十萬戶受其福
得一賢令尹則萬家之縣蒙其利然受其福蒙其利
者百不一二而貪羨以枉法苛酷以虐民妄誕以廢

事者總總也應守令得官之初率多矯爲公廉之迹
以要虛譽一年之後本心稍見淹延獄訟移易府藏
撓亂文曆妄送之潰公帑之費送迎之費則視爲當
得至有合解諸處綱運則占護而不解支應干諸軍
請給則積壓而不支縣斬之州州又斬之監司動以
闕乏藉口嗟夫斯民亦重不幸矣日者獻議之官謂
監司郡守送迎不得過數吏籍不得額外收補監
司通判行部不得搔擾又嘗有謂欲寬遠郡之憂莫
若重守臣之選欲拔臧否之實莫若重監司之罰莫
非所以責吏治之實陛下悉俞其請陛下責吏之意
非不迫切然人不身知以天下郡邑之繁陛下安得人

人親見而後任之哉今之監司宜總諸道之守今而
進退之也陛下於一道止得一二賢監司則人人知
所敬懼矣今守令不必擇而監司不可不擇側聞慶
曆三年范仲淹富弼條上時事請以次漸易諸路監
司之不才者使懲汰所部吏令兩府通選轉運即委
諸路自擇知州况日者廷臣有請今後監司遇有關
者乞專用在廷之臣願陛下自今親擇賢監司分部
諸道若內若外必待陛辭而後行當行之日陛下親
御殿假伺色以諭之曰一道之吏實汝之託吏有政
績者其具名以聞而闕冗酷虐者亦仰覺察重加典
憲汝將匿不言異時下轉上聞汝將有顯戮彼知上

意勤懇則賢監司之下不容有濫負矣惟陛下遵守
家法而施行之聖策曰鹽稅之蠲逋賦之除前後相
望而歲雖豐登民尚愁嘆有愧乎民安其業臣有以
見陛下念民力爲甚周也然今日之民力病矣往年
江淮湖浙四川等處所申災傷數目輕重各有差今
秋成又未可預計假令歲果大熟則亦僅可支一年
之湏而無贏而况國家之征賦夏輸絹冬輸紬以苗
折帛有不一之名役錢有兩料之數而額外之科歛
不與是以年來爲產戶者小則易田以避追擾甚則
竭產而供轉輸其弊亦有在也朝廷責之戶部戶部
責之監司監司責之郡守郡守責之縣令期限迫於

星火文移慘於戈戟大書長牒遽然而至則係逮案
胥凌辱長吏且如朝廷嚴稅絹捐納之數足而後施
行者其患皆起於期會之不容緩也使州縣府庫
有以爲應手之備則猶可以紓目前之憂而今也扶
東而西傾捉襟而肘見一額之輸僅可以應本額之
期限財非出於官而使不責之稅產戶不責之四五
等得手日者陛下俞臣寮之請募集實恤詔條頒行
郡國慮長吏奉行不虔則令監司劾奏臣觀聖慮非
不懇惻然使州縣之財未裕則長吏雖稱有愛民之
心果能一一承宣乎昔仁宗以京東飢出內藏絹代
上供以淮南飢出內藏絹代民輸下京西糴軍儲則

則出內庫錢下河北市糧草則出內藏絹夫仁宗不
惟不責之州縣而反取之內庫蓋謂是州縣之期會
適所以重斯民之彫瘵也今欲民生之安其業先自
裕州縣始惟陛下遵守家法而行之聖策曰官益猥
冗而入仕之源未澄率數人而同一闕使賢愚同滯
臣有以見陛下欲清入仕之路而使賢不肖有別也
國家有三歲進士之外由特科進者多昏耄補進者
多驕佚由雜進者多舞文由鬻爵進者多貪汙入仕
之路雖狹特三歲一用郊三歲一取士名之登於吏
部者爲負可勝計哉故有一闕則替者一人任者一
人待之者一二人雖曰速仕者至於營近次仰祿者

志於得厚祿而自便者志於得清安然自京秩而上
猶未至太冗而未脫選調者至於負多而無闕可取
是以憂國之臣雖屢求所以汰冗之術然多畏於所
拂而不行昔我仁宗朝大臣議省冗官是知立法自
貴近則人無怨請自嬪御宗室兩府大臣及諸司帶
職員內外臣之家裁減補蔭則十年當見成功今世
賞之數雖煩然減任子廢恩赦昔人常難之議者又
欲裁奏蔭之法嚴銓選之數則又恐非祖宗忠厚之
意今欲裁省冗濫而仕者仍無所拂莫若開張銓試
之期二年一銓不惟俾之涵養氣質與學而後徙政
而吏員多猥冗之弊稍清矣惟陛下遵守家法而

施行之聖策曰兵雖蒐擇而將佐莫之拊循弟聞有
措克苛役使軍政未修臣有以見陛下欲革將佐之
苛使軍政修舉也今日之兵自三衙之宿衛江淮之
列屯諸道之禁軍階級欲其嚴号令欲其明軍勢不
可謂不張比年以來繕治沿邊之城壁制造御前之
軍器命巨寮以檢視戰艦之弊詔諸將以講求馬政
之利則武備不可謂不講江上諸軍軍器數自則委
官檢閱沿邊州縣士兵弓手則議行招填則蒐練不
可謂不至今日軍政之弊不在乎他而在乎上下之
情不相得爲之將者裁簡犒賞積厭請給而爲之
兵者傲睨邀賞驕悍難制平居不能同甘苦則臨事

難以共患難昔我仁祖經略西夏是時升平日久兵
踰百萬范仲淹慮其驕悍條上邊政大略以和靖軍
情爲先臣願陛下詔諸道將帥自今賞罰欲其信必
毋措克傷士情則軍政不修之患非所憂矣惟陛下
遵守家法而施行之聖策曰况欲教化之行習俗之
美不賞而勸不罰而懲動容貌出詞氣天下向風而
化如詩書所載隆古盛時其可得乎朕未嘗不當予
慨嘆期一新弊蠹深惟矯厲多事之過抑何修而前
六者各得其理陛下所以慨慕古先而一新六者之
弊蠹陛下責治則太銳矣然嘗恭聞哲宗皇帝朝
范祖禹建言曰陛下欲法堯舜惟法仁祖法仁祖則

可至天德矣夫詩書所載隆古盛時其教化習俗固
非後世之所可及然我仁祖之治才智不用而道德
有餘功業難名而福祿無窮則所謂隆古盛時亦何
以異此何陛下近捨家法而乃取法於太古久遠之
事哉蟻虱賤臣恭聞嘉惠聖問之所及臣既竭愚忠
冒犯忌諱件別於前矣陛下於其終復策臣曰自昔
抗議之臣奏疏之士文采則富議論則闕殆類石田
將孰與耕有侔畫餅莫濟於食或矜於爲異或一時
之見聞或陰寓其私規他日之進用朕固不取亦豈
公言今始延天下之秀茂策之於庭其詳著於篇冊
俾無多事之蹈而日臻於盛朕將親覽焉陛下之

問及此天下之幸也臣請復以取法仁祖爲陛下終
其說國朝自藝祖以至仁祖積四世而治體成自乘
輿駐驂東吳至陛下又四世涵養根本作成人才以
凝治體於不變以爲我宋築億萬年無窮之基則在
陛下當無以辭其責然嘗觀仁祖之治體所以汪洋
洪大而與唐虞成周比隆者雖自仁祖持平守正以
扶植治本而亦一時元老大臣中正廣大而維持公
道於上也慶曆盛時杜富韓范相與主公道於上而
歐陽脩蔡襄王素余靖等列居言路相與維持正論
以固治本天章閣所條陳時事富范諸人身言之而
身行之初豈矜於爲異惑一時之見聞如陛下之所

嘉者哉范仲淹以忤大臣去國願與俱貶者相繼初
豈陰寓其私規他日之進用如陛下之所弗取者哉
今日涵養治體作成人材以無愧於我仁宗之盛其
責在陛下而扶植公道薦進實才以無愧慶曆之大
臣其責在人臣願陛下與左右大臣深思熟計累祖
宗之艱難念上皇之付託為千萬世子孫治體慮
切以中正廣大行之實宗廟幸甚臣無任惓惓之
至臣謹對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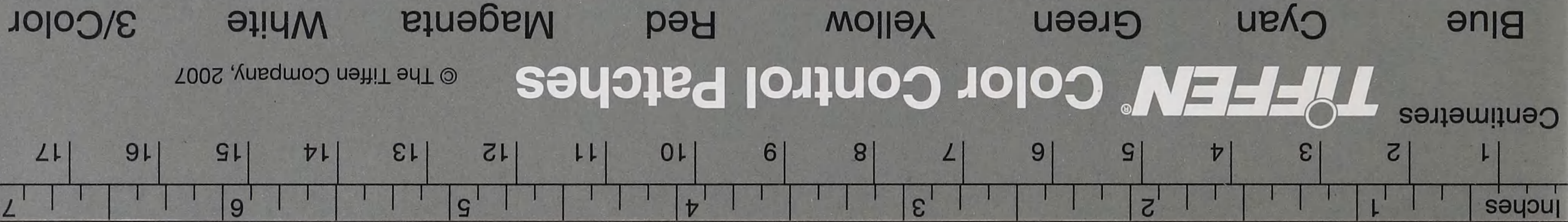
館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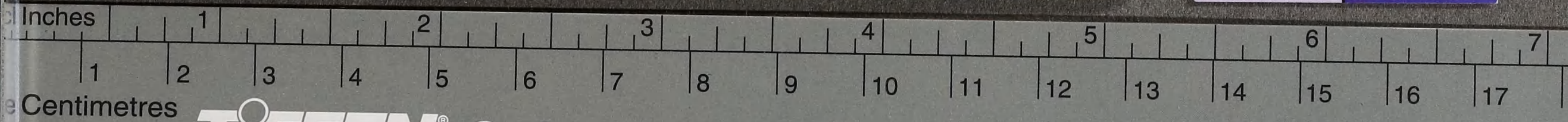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二二

開化圖書館
Kawakita Library

開化圖書

Kaishwa Library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